

第六回 賴婚姻堂前巧辯 受財禮誓不回心

卻說那日戲完之後，藐姑自己想道：「奴家自與譚郎定約之後，且喜委身得人，將來料無失所。又喜得他改淨為生，合著奴家的私心。別的戲的，怕的是上場，喜的是下場，上場要費力，下場好粹悚的緣故。我和他兩個，卻與別人相反，喜的是上場，怕的是下場。下場要避嫌疑，上場好做夫妻的緣故。一到登場的時節，他把我認做真妻子，我把他認做真丈夫。沒有一句話兒，不說得鑽心刺骨。別人看了是戲文，我和他做的是實事。戲文當了實事做，又且樂此不疲，焉有不登峰造極之理！所以這玉筍班的名頭，一日忝似一日。是便是了，戲場上的夫妻，究竟當不得實事。須要生個計策，做真了纔好。幾次要對母親說，只是不好開口。如今也顧不得了，早晚之間，要把真情吐露出來，方結果了這件心事。

看見絳仙回來，道：「母親，你往那裏去來，為何至今方回，這箱子裏面可是甚麼東西。」絳仙道：「我心是極明白的，你且猜上一猜。」藐姑猜道：「是添的新行頭？不是！是母親清歌換來的詩千首？不是！如此孩兒知道了，但自說不出口來。」絳仙道：「你既然猜著，就明說何妨。」「莫不是母親遇著好事的財主，因此送來這些物件麼。」「都不是！我對你說了罷，這皮箱裏頭的物件，就是你的替身。做娘的有了他，就不用你了。」藐姑說：「怎麼，不用孩兒做戲了，這等謝天謝地。」絳仙道：「我生你一場，我只說與我一樣。誰料你動不動要顧廉恥，要惜名節，所以如今弄出這件事來。」藐姑說：「母親說的話，孩兒一些也不懂，倒求你明白講了罷。」絳仙說：「我老實對你說，你這樣心性，料想不是個掙錢的，將來還要招災惹禍。不如做個良家的婦人，吃幾碗現成飯罷。這邊有個錢鄉宦，他是這塊的一個大財主，從前也做過一任子宮，如今告終養回家。年紀也不甚大，做人又極慷慨。他一眼看上你，要娶你做個二房夫人。等你過了門的時節，不惟你卻奴使婢，受用一輩子，就是做娘的，也就托你的福了！你說好不好？做娘的已經許下他了。這箱子裏面，就是他的財禮。明日戲完之後，就要送你過去了。」

藐姑聽說，大驚道：「呀！有這等的奇事！我是有了丈夫的，怎麼如今又許旁人？烈女不更二夫，我豈有改嫁之理。」絳仙驚問道：「你有甚麼丈夫？難道做爹娘的不曾許人，你竟自家做主，許了那一個不成。」藐姑道：「孩兒怎敢自家做主，這頭親事，是爹娘一同許下的。難道因他沒有財禮，就悔了親事不成。」絳仙大驚道：「我何曾許甚麼人家，只怕是你見了鬼了！既然如此，你且說我，許的是那一家，那一個？你且講來。」藐姑說：「就是那做生的譚楚玉，難道你忘了麼。」絳仙道：「這一發奇了！我何曾許他來呢。」藐姑說：「他是個宦門之子，現今身列學宮，負了概世之才，取功名易如反掌。為甚麼肯來學戲？只因看上了孩兒，不能夠親近。所以，借學戲二字，做個進身之階。又怕花面與正旦配合不來，故此要改做正生。這明明白白是句求親的話，不好直講，做一個啞謎兒與人猜的意思，爹爹與母親都曾做過生旦，也是兩位個中人，豈有解不出的道理！既然不許婚姻，就不該留他學戲，就留他學戲，也不該許他改淨為生！既然兩件都依，分明是允從之意了。為甚麼到了如今，忽然又改變起來，這也覺得沒理。」絳仙說：「好，好，好！好一個賴法！這等說起來，只消這幾句巧話，就把你的身子被他賴去不成！且是婚姻大事，不論貧富，都有個媒人。就是告當官，也要有個乾證。你說你的媒人是誰？你的乾證是誰。」藐姑道：「你說我沒有乾證麼？那些看戲的人，誰不說我與他，是天配的姻緣呢？且是我和他，交杯酒也不知吃過多少，夫妻也不知叫過多少，難道還不是真的麼。」絳仙說：「你看這個孩子，癡又不癡，乖又不乖，說的都是些夢話！那有戲場上的夫妻，是做得准的呢？自古來做戲的甚多，你見誰做生的與旦作儔，做旦的把生認做真夫呢。」藐姑說：「天下事，別的都戲的，惟有婚姻戲不的。既要弄假，就要成真。我不像別個女旦，夜間睡的是個，白日叫的又是一個。一些廉恥也不惜，也不顧名節是何物！孩兒是個惜廉恥、顧名節的人，不敢把戲場上的婚姻，當做假事。這個丈夫是一定要嫁的。」絳仙說：「好罵！好罵！這等說起來，我是不惜廉恥，不顧名節的了？我既然不惜廉恥，不顧名節，還有甚麼母子之情呢？就逼你嫁了人，也不是甚麼奇事！我且進去睡覺，待明日戲完了，我再同你講話。難道我的貨，到由不的我麼？不怕你飛上天去。

任你百口撓婚約，
還我千金作枕頭。」

藐姑道：「你看他竟自進去了！譚郎，譚郎！我和你同心苦守，指望守個出頭的日子，誰想到了半途，忽然生出這樣事來！我那母親見了這些銀子，就如饞猴遇果，飢犬聞腥的一般。既然吞在口裏，那裏還肯吐將出來！這場劫數，是斷不能逃的了！也罷，譚郎如今現在外邊，我不免將我的軟細東西，收拾收拾，跟他晝夜逃走。明日意在一個幽密去隨，連日奔往別處，再作道理。」及至到了二門，已被上了鎖了。又不敢高聲叫，又不能越牆而過。站了半日，回到自己房中，嘆道：「譚郎，譚郎！我今既不能生隨你身，我豈肯負了你的心麼？罷，罷，罷！惟有一死相報了。」遂將繫腰的帶兒解下，繫在梁頭以上。又搬了一個杌子，將身一竦立上面。此時死與未死，再聽下回便知。